

浙江文叢

李漁全集

〔第五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李漁全集

〔第五册〕

笠翁傳奇十種（下）

〔清〕李漁著
佐榮點校
陳慶惠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奈何天

湖上笠翁
紫珍道人

編次
批評

但願早
昇天
不殺求
齋獻



不情棒
打梅多
亥子後
嚴徽翁
稍猶打

方山子



較瘦論肥

許嬌比

婿全無半

點相岐

異

雪如也



怡兒樂

上卷

德林隱

柏山簡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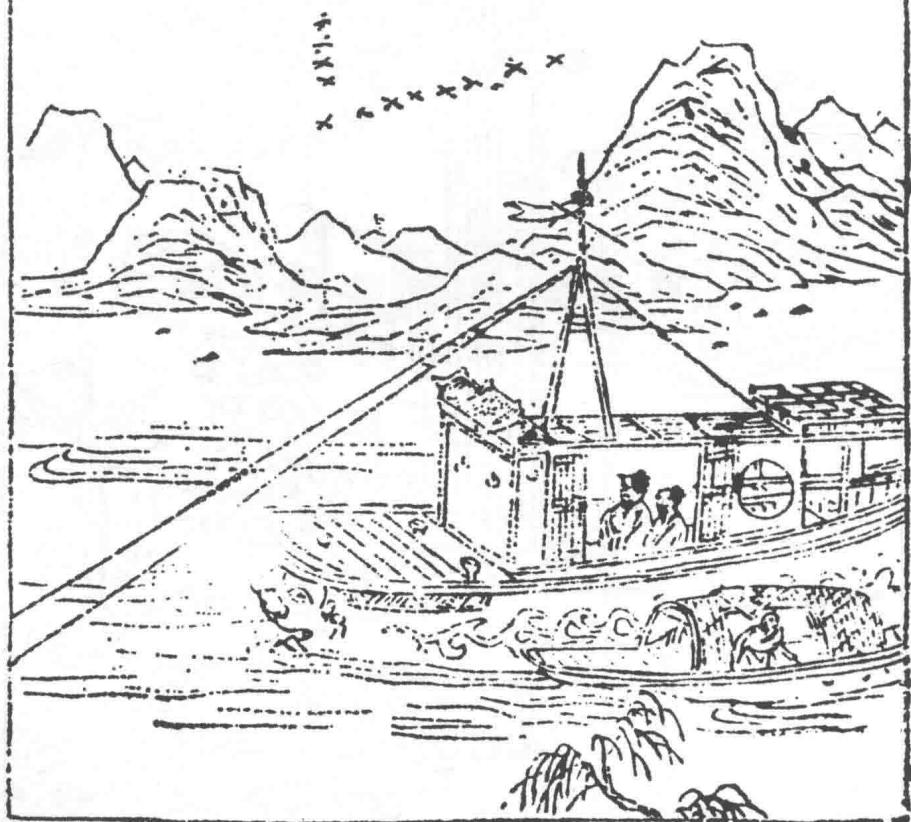
魏轅鶴

名山生月

圓



生苏翁
是種更比
不紅顏
風流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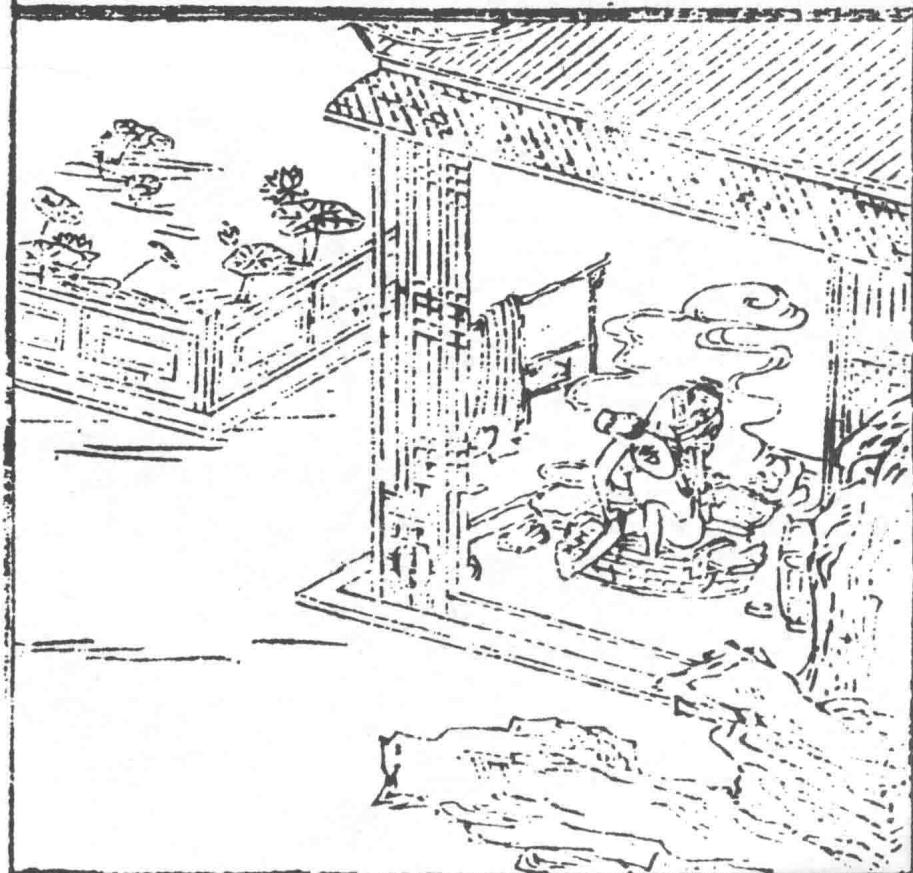
些人莫道

刑難友

行老刑龍

卑愛心

孽不菴



第五冊書目

奈何天	· · · · ·	(四七一)
比目魚	· · · · ·	(五六五)
玉搔頭	· · · · ·	(六六三)
巧團圓	· · · · ·	(七五七)
慎鸞交	· · · · ·	(八四七)

奈何天目次

序	崖略	(四七七)	第一齣	崖略	(四七五)
			第二齣	慮婚	(四七八)
			第三齣	憂嫁	
			第四齣	驚醜	(四八二)
			第五齣	隱妒	(四八三)
			第六齣	逃禪	(四八八)
			第七齣	媒欺	(四九一)
			第八齣	倩優	(四九二)
			第九齣	誤相	(四九三)
			第十齣	助邊	(四九四)
			第十一齣	醉奩	(五〇三)
			第十二齣	焚券	(五〇六)
			第十三齣	軟誑	(五〇七)
			第十四齣	狡脫	(五一〇)
			第十五齣	分擾	(五一三)
			第十六齣	妒遣	(五一七)
			第十七齣	攢羊	(五二一)
			第十八齣	改圖	(五二二)
			第十九齣	逼嫁	(五四)
			第二十齣	調美	(五二七)
			第二十一齣	巧怖	(五三〇)
			第二十二齣	籌餉	(五三三)

第二十三齣	計	左	（五三六）
第二十四齣	擄	俊	（五四〇）
第二十五齣	密	籌	（五四二）
第二十六齣	捷	……	（五四四）
第二十七齣	錫	祺	（五四七）

第二十八齣	第一二十九齣	第三十齣	形變
夥	鬧	封	醋
形	……	……	……
變	（五五〇）	（五五四）	（五六六）

序

泛觀宇內，飲啄融融，峙流浩浩，天顧安所得奈何哉？奈何有天，即才色者為之也，即自見其才色者為之也。唯自見其才色，始有輕其匹敵之意。天壤乃有王郎，新婦得配參軍，吾嘗薄其語，為有無君之心，不可以訓也。他如傳奇所載，執拂女棄越公而奔，崔氏委鄭恒而自鬻，蔡姬、卓女，相為美談，律以人臣不貳之義，皆操莽之流亞也。善乎子輿氏曰『聞誅一夫』，伯夷則曰『以暴易暴』。史遷作傳，首伯夷於繇光，文辭不少概見，獨於採薇一歌，備書而三致意焉！作書者其有憂乎？是足以係君臣之重已。笠翁艷才拔俗，藻思難羈，所著稗官、家言及填詞楔曲，皆喧傳都下，價重旗亭，率憐才好色者十之六七。惟傳闕里侯事，一去陳言，盡翻場面，惟才色者是厄焉！何也？吾知笠翁其有憂乎，亦曰為闕也婦者，不當自見其才色也，自見其才色，為之闕者，難全已，况闕又不全者乎！故闕忠之於主僕可訓也，三婦之於夫婦，不可訓也。卒之吳氏羞承覆水，三婦恪奉衾裯，而後夫婦之重以全。讀是傳者，止以觀夫婦之重乎！雖然，玉石雜陳，蕭蘭并種，即妍媸何定哉？人亦徒爭一尺之面耳。以吾觀世之擁高資，挾蟄勢者，雖銖錢匹練，吝情去留；父子兄弟，動見猜忌，衆叛親離，緩急不收。一人之用，

其人雖美冠玉乎，吾彌見其齷齪也。以視闕生，得闕忠而任之，聽其焚馮驩之券，輸卜式之財，知人善任，卒以成功名，雖齊小白任堂阜之囚，而抱婦人以興霸業，何以異此！豈世間守財魯所得望其項背乎？吾見城北徐公美不過是矣。

奈何天傳奇

一名奇福記

第一齣 崖 略

開手便有詞源倒流之勢。奇句驚人。

【蝶戀玉樓春】〔蝶戀花頭〕（末上）造物從來不好色，磨滅佳人，使盡罡風力。萬泪朝宗江海溢，天公祇當潮和汐。【玉樓春尾】紅顏薄命有成律，不怕閨人生四翼。饒伊百計奈何天，究竟奈何天不得。

【前詞】多少詞人能改革，奪旦還生，演作風流劇。美婦因而仇所適，紛紛邪行從斯出。此番破盡傳奇格，丑旦聯姻真叵測。須知此理極平常，不是奇冤休叫屈。

【燭影賀新郎】〔燭影搖紅頭〕聽說家門：闕郎貌醜多殘疾。一生所遇盡佳人，反被風流之自笠翁始。不特和聲協律接續無痕，命名俱有妙義，真製作手也。

厄。初娶鄒、何二美，嫌夫陋，別居靜室；吳姬更巧，不事張惶，但憑恐嚇。〔賀新郎尾〕思量賺出秦庭璧，奈朱門、不收覆水，強偕鴛匹。義僕籌邊因代主，忽建非常功績。膺天眷、奇休畢集。福至心隨軀貌改，憎夫人、反啓爭夫隙。三強項，一時并屈。

衆佳人愛潔翻遭玷。醜郎君怕嬌偏得艷。

好僮僕爭氣把功成。巧神明救苦將形變。

第二齣 慮 婚

【戀芳春】（丑扮財主，疤面、糟鼻、駝背、蹠足，帶小生上）花面衝場，正生避席。非關倒置梨園，祇為從來雅尚，我輩居先。常笑文人偃蹇，枉自有宋才潘面，都貧賤。爭似區區，痴頑福分徼天。

【鷓鴣天】左思、王粲盡風流，醜到區區始盡頭。惡影不將燈作伴，怒形常與鏡為仇。 經翠館，過瓊樓，美

人掩面下簾鉤。等閑不敢乘車出，怕有人將瓦礫投。小子闕素封，字里侯，三楚人也。父母早喪，自幼當家。

先君在日，曾與鄒長史聯姻，後來守制三年。不便婚娶，如今孝服已滿，目下就要迎娶過門。想我家自從高祖

闕九員外，靠着天理，做起一分人家。後來祖父相沿積德，所以一年好似一年，一代富似一代。如今到區區手

裏，差不多有二百萬家資，也將就過得日子了。祇是一件，自從祖上至今，祇出有才之貝，不出無貝之才。莫說

舉人、進士掙扎不來，就是一頂秀才頭巾，也象平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我也會讀過十幾年書，如今倒吊

起來，沒有一點墨水。這也還是小事，天生我這副面貌，不但粗蠢，又且怪異，身上的五官四肢，沒有一件不帶

些毛病。近來有個作孽的文人，替我起個混名叫做『闕不全』；又替我做一篇像贊，雖然刻毒，却也說得不差。

（一面指，一面做，一面說介）道我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黑影；手不叫做全禿，指甲寥

寥；足不叫做全蹠，腳跟點點；鼻不全赤，依稀微有酒糟痕；髮不全黃，朦朧似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

帶雙聲；背不全駝，頸後肉但高三寸；更有一張歪不全之口，忽動忽靜，暗中似有人提；還餘兩道出不全之

眉，或斷或聯，眼上如經樵采。（笑介）你道這篇像贊那一句不真，那一字不確？是便是這等說，我闕里侯蠢

也蠢到極處，陋也陋到極處，當不得我富也富到極處。替我取混名做像贊的人，自然是極聰明、極標致的了。

祇怕你沒銀子用的時節，全不闕的相公，又要來尋我這闕不全的財主！（對小生介）闕忠，你是我得力的管

此處着眼，要曉得痴人享奇福，非無故而然。作者深心全在於此，寓想滿於該譖，有功名教不淺。儒巾不上富人頭，居然盛世。惡謔，令人絕倒。毒！

家，一應錢財出人都是你經手。你說平日間問我借債的人，那一個不是絕頂的聰明，絕頂的相貌？（小生）大爺說得不差。

至言。

絕頂妙喻。

【啄木兒】（丑）一任他才如錦，貌似蓮，祇怕才貌窮來沒處典。（小生）莫說別個，就是闕忠輩呵，一般也貌昂藏識字知書，怎奈這命低微執燈隨鞭。前日有個相士，說大爺是大富大貴之相。闕忠問他何以見得？他說大爺身上有十不全，猶如骨牌裏面有個『八不就』。曉得『八不就』是難逢難遇的牌，就曉得十不全是極富極貴之相了。（丑笑介）說得妙，說得妙！祇是一件，富便是我的本等，那貴從那裏來？（小生）自古道『財旺生官』。祇要拚得銀子，貴也是圖得來的。祇要做些積德的事，錢神更比魁星驗，烏紗可使黃金變，不似那鐵硯磨人骨反穿。

（丑）我這一向有事，不曾清理賬目，不知進了多少銀子，出了多少銀子？你可把總數說來我聽。（小生）向房租、欠賬等項，共收起一萬八千餘兩。昨日為錢糧緊急，一起交納上庫去了。（丑嘆介）你說到錢糧，又添一樁心事。朝廷家裏，近來窘到極處。祇因年歲凶荒，錢糧催徵不起，邊上的軍餉，又催得緊急，真個無計可施。

我這財主的名頭出在外面，萬一朝廷知道，問我借貸起來，怎麼了得？（小生）大爺，你這句話倒也說得不差。近來邊疆多事，庫帑盡空，闕忠聞得朝議紛紛，要往民間借貸，我家斷不能免。闕忠倒有個愚計在此，祇怕大爺未必肯依。（丑）甚麼愚計？你且講來。（小生）當日漢朝有個富民叫做卜式，他見朝廷缺用，自己輸財十萬，以助軍需，後來身做顯官，名垂青史。大爺何不乘他未借之先，自己到上司衙門，動一張呈子，也做卜式的故事，捐幾萬銀子去助邊，朝廷自然歡喜，萬一天下太平，叙起功來，或者有個官職賞賜，也不可知。

【前腔】這是條青雲路，早着鞭，不似那納粟求官的資格淺。（丑）主意倒好，祇是太費本些。（小生）